

文化



责任编辑:周 倩
新闻热线:(010)84151649
E-mail:grbw@xinhuanet.com

周刊



需要用心去聆听的声音

刘颖余

讨论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需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二是,人人都有一颗诗心。

显而易见,一个死寂、鸦雀无声的社会是可怕的,让人说话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是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无关种族、性别、人群、职业、权力和财富的多寡。因此,契诃夫先生才说,这个世界有大狗,也有小狗,大狗小狗都要叫,小狗不应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恐。画家钟增亚先生甚至认为,“有时候小狗叫得比大狗还好听些”。让小狗和大狗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对表达欲望的尊重和正视,是必要且必须的。

某种意义上,打工诗人就是这样的“小狗”,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他们发出了自己

的声音,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形成了打工诗歌这样的文学类别。先不管标签好不好听,是否存在矮化的嫌疑,我们都应为他们的存在而感到欣慰。

发声有许多方式,为什么是诗歌?道理非常简单,人人都有一颗诗心,诗是抒发感情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文学最起初、最原始的形式。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说:“诗是把最好的字做最好的安排。”中国古人则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独特的魅力带给人的震撼,其他文体难以替代。“独有诗心在,时时一自哦。”这是文人的自得其乐,“我想变成一棵树。我开心时,开花。我不开心时,落叶”,这是儿童的赤子之心。境界各异,诗心同在。广大打工者也有这样的诗心,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写诗,顺理成章,自然天成。

对于打工者来说,写诗,是表达,是抒怀,是发泄,是托慰,也是记录,是见证,是参与,是创造,是

和时代的互动。无论于社会进程还是文学本身,都没有人可以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只要承认三亿打工群体有自我发声的需求,那么,打工诗歌的诞生和发展,就无法阻挡。三亿打工者的内心需求和日常生活不重要吗?它们难道不是文学、诗歌最应该表现的现实吗?

同样重要且不同凡俗的是,打工诗歌是从车间生长出来的,其中有螺丝、铁器、塑料、扳手、织机、布匹、煤块,有汗水、疼痛、眼泪、工伤、乡愁、梦想、喜乐、思念、向往……这些诗歌来自生产一线、劳动现场、集体宿舍,让我们似乎听到劳作的喧嚣,工人的喘息,他们也许粗糙,不讲究,因此也显得不那么精致,那么豪华,但他们真实、生动,毫不矫揉造作,有一种粗砺的痛感,一种刺刀见红般的生猛,一种书房和文人世界里难以感受到的冲击力。

打工诗人真正地在用身体写作,用灵魂写作,用赤子之心写作。这样的诗歌也许恰恰是我们

这个精致的时代所缺乏的,是我们最需要用心去聆听的声音。

固然,打工诗歌在文本和技巧上,不那么完美,这是无需掩饰的,甚至没有必要刻意去改变,因为诗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格式,什么样的诗歌才叫好,也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打工诗歌概念化、模式化、同质化才是最应该避免的。当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和感动后,打工诗歌如何在审美上、艺术创造力上更上层楼,如何在个人的际遇和时代的发展,在表现劳动和歌颂创造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平衡,是可以讨论的,也是下一步打工诗歌需要发展和改进的地方,毕竟时代在不断发展,打工诗歌也需要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

打工诗歌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有些打工诗人的命运也因诗歌发生改变,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希望,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和最初出发的地方。

诗歌进工厂

——打工者与主流诗歌评论家畅谈诗歌

本报记者 周倩

12月3日上午,在东莞769创意园区的车间,一场专家、诗人与打工诗人的诗歌交流会如期举行。

这是打工诗人与主流诗歌评论家第一次面对面、平等自由地交流。交流会在最简陋与朴素的会场进行,这里是生产车间,是这些诗歌写作者曾经劳动的地方,所有的会场都是临时搭建的,最简单的桌椅、最临时的会

场,还有白炽灯管、电压箱、钢棚房……这些工厂最常见的设备,因为诗歌而充满了艺术的气息。在这样的现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刊》原主编叶延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瓚等专家学者以及卢卫平、林馥娜、梦亦非等诗人、评论家与郭金牛、蓝紫、阮雪芳、许强等打工诗人,一起面对面地交流,他们就“打工诗歌的崛起与未来”“打工诗歌的世界性”为主题畅谈工厂诗人诗歌作品。

对话一 见证:书写时代的变迁

专家:打工诗歌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见证,见证打工者个体的遭遇。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打工诗歌的出现,有现实性和时代意义,它是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的一种反映,它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和人文性。

打工诗人:我们把自己的经历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个体的命运书写时代的变迁,书写一个群体。这些诗歌就像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是我们投入了青春、情感、热情,乃至用生命孕育而成的孩子,它有血有肉。

对话二 个性:契合大众的语言

专家:打工诗歌契合了大众化时代,人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让我们的时代一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古典时代的抒情思潮,浪漫主义思潮中带出来了,来不及那样款款抒情,来不及那么浪漫。但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诗人,还是比较少。

打工诗人:打工是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去回避,我们的写作必须要记录我们真实的生存。但是那些诗歌的境界论者,他们忽视了书写者的精神诉求,他们就要追求温暖、明亮、感恩和爱的境界。所以认为打工诗歌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绪。我们在语言的创造上确实做得还不够。

对话三 蜕变:过去与未来

专家:如果要探讨打工诗歌的未来,应该更广阔地关注打工生活之外的历史以及人类,如此,在题材、诗意上面,才有更加丰富的扩展和表达。诗歌还是应该有关怀的,有担当的,诗歌还是要承担起反映生活,想象生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的职责。

打工诗人:我们一味地沉迷于书写机器、流水线、

中国打工者纪念碑

——三亿打工者一个时代的中国梦

许强

题记:呼吁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建一座“中国打工者纪念碑”

是什么梦?压在我内心,像珠穆朗玛峰般雄壮直入云端
是什么梦?埋在我内心,像沸腾的铁水融化大地的胸膛
我只想仰天长啸,喉咙发出雷电的巨响,震天动地……

1979年……2014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点燃了一代又一代打工者青春梦想
35年几亿打工者悄悄流逝的青春,冲积成了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和神州大地上,灯火辉煌的现代工业文明

我只想举着巨大的五星红旗,在神州的上空向他们挥舞
我只想说,中国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我们的一份
我只想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戴上一枚永远金光闪闪的勋章

那些青春,那些暂住证,那些出租屋,那些断指
那些永远留在异乡的名字……
只要有工厂的地方,哪里没有我们螺丝钉一样敬业的双手
一根根螺丝钉 千万根螺丝钉汇成了大海
汇成了大海一样多的打工者
看啊!那是长江,那是黄河……
那是我们汗水的长江,那是我们汗水的黄河
我们的汗水,就是万千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的黏合剂
我们的汗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加油站
没有我们的汗水加油,再伟大的工业机器也永

远是一堆废铁

来吧,让我们几亿打工者同唱一首《中国打工者之歌》
来吧,让我们几亿打工者手挽着手祭奠我们流逝的青春

他们像铁钉把祖国连绵不断的工业区,牢牢地钉在了一起
他们自己却永远被挤压在看不见阳光的夹缝中

时代不会忘记他们,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记忆不会忘记他们
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建一座“中国打工者纪念碑”吧!
这就是一枚永远金光闪闪的勋章,永远佩带在他们的心中

中国打工者纪念碑,在你面前。一只蚂蚁,长跪不起……
你直入云端,雄伟无比。中国打工者,一个时代的英雄!
你挺直的胸膛,屹立在全世界的面前

祖国啊,在中国打工者纪念碑面前,我轻微的呼吸,伴随着
气壮山河和波澜壮阔。历史,让我惭愧不起,激动不已
中国打工者纪念碑,我们呼唤着你!
是什么,让我们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热血沸腾
总有一种哭泣,让我们泪流满面
几亿打工者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中华民族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你们……

包装车间
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后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吊带裙

郭霞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在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小橘,见字安好。笔起处
长江水,流经楼下的水果店,流经
湖北省

陈小橘

郭金牛

水。
洗过脸上的小雀斑并没有消失。
报纸盖住的江水并没有消失。

一弯白银的柳叶,白色的香味。
突然
江水,开出一朵

海上生娥眉。

她在镜子里,观察对面的女子/描眉/擦胭脂/

异乡人

蓝紫

有人从远方到来,有人抽身离去
他们像草木,一季一季生长
在别人的屋檐下
露出沟壑纵横的脸

一片土地,可以藏住多少秘密?
可以藏住多少细小的表情?
这里的桥梁、高楼和载重的车辆
听不见墙角低处的轻诉
沥青的河流,到不了心中的家门
他们都是被命运搬运的
企图着陆的灰尘
与风做着绝望的对抗

一种无可言说的秘密
来自一群机器的乡愁

机器的乡愁
发生在一座庞大的房子里
流离失所的抒情时代
在密集型的命运里
触摸不同的疼痛

产品的花朵吸收了光
吸收了太阳匆匆行走的身影
物质无法返回机器的合唱
故乡高远高过机器
所有坚硬的头颅

谁还在子夜祈祷健康的青春
谁还在记忆中和桃花保持了美丽

谁失眠的双手
探入油类的深渊
打听过去年失踪的兄弟

空中的籍贯
燥热的籍贯
散发中散发的籍贯
谁可能在钢铁的胸膛中
练习早期的写作
谁可能在空心的盖子上
掌握动荡的谣言

机器的乡愁发生在现在的房子里
进入房子里的人们已经遗忘

机器的乡愁

方舟

安装插座

程鹏

打工生活在持续不断地上涨着。春江词的水突然奔跑起来
三条螺丝钉的红鲤鱼被钳在他的老虎钳上。旋转
隔着龙门。一把江声的感叹词组

L是火线,打工生活的主动词
N是零线,打工生活不可或缺的副词
E是接地标志,4平方的双色线叹息的谓词

他的头皮发麻,短发直竖,神经绷紧
目光是一次坚定的螺丝
他在带电操作。电笔小心翼翼的试探,测试,旋紧
三条红鲤鱼生动的滑过老虎钳的龙门。一阙春江词
左零右火 LOVE LOVE LOVE

六点钟,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晨光没有耐心,窗台显得粗暴
炸油条的小伙子掌握着油锅的安静
什么都在快速变化,油条变得金黄

六点钟,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太阳脱下大海白色的睡裙
穿上牛仔裤,线条多么耀眼
出门人都被引诱,忘记向家人告别

从夜班上退下来的找到自己时钟的顺序
身体喊叫着,柔顺着
伴着城市轨道上车辆的奏鸣
——进入睡眠……